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舉人臣姚培雯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慈湖遺書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録金谿之學以簡為大宗所為文章大抵敷暢其師説其講學純入於禪先儒論之詳矣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事次急者八事大抵欲罷科舉以復鄉舉

里選限民田以復井田皆迂闊不達時勢然簡歷官治蹟乃多有可紀又非膠固鮮通者葢簡本明練政體亦知三代之制至後世必不可行又逆知雖持吾說以告世世亦必不肯用不慮其試之而不驗故姑為高論以自表其異於俗學霸術而已及其涖官臨事利獘可驗而知者則固隨地制宜不敢操是術以治之故又未嘗無實效也宋史本傳載簡

所著有甲藁乙藁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己易啟蔽諸書其目甚多陳振孫書録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録論經史治道之説如語録之體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真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振孫所記卷數多寡不

合而集中家記內各條又有别標曰見遺書者疑先有遺書三卷初本别行後又裒輯諸編共成此集仍總以遺書名之猶之王質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本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慈湖遺書卷一

宋 楊簡 撰

序

周易解序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為首商人之易曰歸藏以重坤為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為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

存故曰之宗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太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為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者易之⚊也⚋者易之⚋也其純⚊者名之曰乾其純⚋者名之曰坤其⚊⚋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

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

春秋解序

簡敬惟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

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為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為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脱簡於孔

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為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

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詩解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烏摩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

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它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

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熈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為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為哀為樂為喜為怒為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

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葢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弟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先聖大訓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䄵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於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覿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於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聚而為一書刋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

不至滋後學之惑非敢以是為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正

曾子序

聖賢之等不同聖賢之道同道也者所以明其無所不通之稱惟同故通不通無以謂之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則奚特聖賢之道同雖愚不肖之道亦同惟愚不肖由之而昏賢者由之而明聖人由之而大明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語曾子曰

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旨至於今人致其疑孔子殁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學者至是益疑烏虖夫何疑吾之所以事親者此也吾之所以事長者此也吾之所以應事及物者此也無所庸復致其思尚何庸復致其疑曾子以為忠恕而已而學者疑而遠之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

譬則萬物散殊似大而小似通而窒正道不明意說陷溺曾子之書世罕傳誦小書幼紙訛脫為甚岌岌乎將遂泯絶而蔽學異説蔓延充塞甚者詞人墨客俳語戲論淫談穢辭則相與俎豆特書大冊溢案充宇痛哉人心安得不胥而入於昏謬熟爛愈陷愈下之汙濘謹取曾子之書參古本而釐正之間釋其疑義尚俟同志者相與扶持正道反人心歸之正慶元三年夏四月四明楊簡謹序已上訓語

陳規守城録序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自孔子殁孔子之徒又殁而士大夫率莫之思莫之行嗚呼人非木石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即可使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吾赤子何忍取赤子而殺之然事有本末法關盛衰其有志於武備踰四十年前數年始得陳規守城録其言條理至詳其於是於守備頓

省懷慮待制陳公初鏤版於九江今士大夫罕見此書見亦未必以為意待制知其愛此書取諸九江以納東嘉郡庫其即命多為帙將以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又慮觀者不本於四夷之守不得已故書

鄉記序

權發遣温州楊某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為堯舜特動乎意則雖日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此固不可得而書今姑倣周官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孝友睦婣有學

邑官之賢者與主記之賢士又能書其德行道藝則尤其善者書善不書惡其敬其審其顧與四邑之士夫軍民共由斯道嘉定三年冬十有二月已上甲藁

慈湖遺書卷一

慈湖遺書卷二

宋　楊簡　撰

記

申義堂記

嘉泰四年春昌國葛令君訪某於慈谿之石魚對語從容及邑學忽作而言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某申之某欣然奉命令曰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爾某於是益喜令言至當嚴明敘而書之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

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啓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有不後於長者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闕禹曰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即道也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事親事長乃天地之心列聖之道可不自知可不自敬乎

內訟齋記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

而仲尼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訟也惟賢者為能自訟惟賢者為能改過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成湯之聖改過不吝子路大賢聞過則喜子貢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仲尼不特内訟而已又書以名齋人皆仰之之道也此周公之道成湯之道也此孟子之道也此先公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此天地之道日月之道四時之道萬世百聖之道也其起敬起恭

謹發其義慶元元年正月書於行在所仙林寺之北官舍

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為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於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為更其居又使其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於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哉曰壯哉

快哉且曰是不可不命名其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衮衮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暮晦明變態百出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要不可謂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樓觀輝明煙藹翠蒙模寫不可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要不可謂眞識湖山反而即諸本眞歛其放情落其外慕窮闕窟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傍通百川會同歸宿於

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為樂亦熙熙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眞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其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疎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雲飛鳥啼

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　闕　與其麓鱗比萬屋人物往
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嘲曰旣曰莫能名又曰
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其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
記

詠春堂記

昔曾晳莫春沂水之詠學者熟視不見泰山之形恪也
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申明其旨子曰入而事親其旨
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凡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别

其音也朋友之信其音也其視其聽其音也其言其動其音也儆戒兢業其音也喜怒哀樂其音也思慮詳曲切至其音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音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音也如是專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予又曰其疑者亦是音也樂哉是宜曾晳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克曰疇咨若時時是也以不

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其西房曰勿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勿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概無踰斯四者入斯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矣又請銘其東院曰熈光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易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曰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熈斯道不動乎意熈和而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昭融昭明融一即熈光其右曰修永修其永永而

無息者即緝熈光即昭融即詠春之旨又其别室曰喜哉
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思也曰止所易曰止其
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所皆詠春之旨
也斯止非難無勞興意斯旨非逺無勞索至斯止在肇
端光照天地嘉定二年敦牂相月書於慈湖
循理齋長及同舍求兩字於齋前壇上仍求記
某書參前二字又記曰
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實直無他無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說也此無意無說之妙虛明純白曾子曰皜皜即文王不識不知即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即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熈於光明易曰光大曰光輝曰光明書亦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為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偽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平庸以

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其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著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嘉定二年壯月同舍生具位楊某

達庵記

慈湖楊某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幼時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樂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某不勝起敬起愛曰斯

心即天之所以清明也即地之所以博厚也即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也即古今聖賢之所以同也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為達也仲禮言庵依祖塋羣峯拱翠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則憇於亭扶侍先後猗歟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此舉萬世百姓之所日用而不自知者也雖然先聖學不厭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知及而仁又守也𠔥雖魯樸而日夜之所不敢怠荒者此也此學非意也兢兢業業

而非思非為也其欲與仲禮同進斯學於無所終窮也
仲禮屢屬其為記某於除夜之前一日謹記

昭融記

循理鄭同舍命某銘其所居之室併屬記其說某銘之曰昭融取諸既醉之詩昭明有融大哉聖人之言乎此詩其周公所作乎非聖人安得有此言人皆有此昭融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思自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弟良夫婦倡從賓主迎將應酬

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洞照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則始昏作好作惡物我樊牆是非短長或探索幽遐究源委徹淵底愈乖張故孔子諄諄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以箴學者之膏肓斂其雺霧出其昭明融一之光

嘉定二年陽月四明慈湖楊某書

王子庸請書

錢塘王子庸予為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究其胸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予告之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詩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唯在道所問來嘗不疑盡曰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楊輝躍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自是不復如前之疑矣予聞其言喜不能自已予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請益從容問其情乃猶意其猶有未盡予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

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慶元二年三月朔書於江皐之旅次

王子庸請書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為言至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喪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

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況於他乎百無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即道也子庸親履此境已至於道順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為禮為義為忠信為衆善百行其處家應物為心阻則為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為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為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絶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

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辯愈支愈説愈離不説猶離况於費辭善説何辭實德何為雖為非為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

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為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於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常有美惡而亦未常無美惡鑑未常有洪纖而亦未常無洪纖吾心未常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常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

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為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為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為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於固乎尚無所知而況於固乎何為我我亦意之

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蓋有學者自以為意必固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

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於此其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

義非無而必以毋為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為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為大其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没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荆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樂平縣學記

紹熙三年二月閏朔某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宮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丕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脩廊翼之因廊為齋學者有安居之所惟講道之堂仍其舊某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為講說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凡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自仁大道在我無

所不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
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為焉為
有時而已匪思匪為匪合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
與人為忠其恕人為恕其節為禮其和為樂其知為智
名殊而道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
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恱斯
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
學或自以為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之樂亦不可

以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為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絶學者之意門弟子總計之曰毋意為是故也從遊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艮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無

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為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即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有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為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具衘楊某謹記

臨安府學記

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黄灝顧瞻先聖之宫與夫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以使人興敬以助教養矧行都四會觀仰大化本根告於帥請於朝朝旨恵然從請明年孟春經始越壯月告成闢基崇宇萬目具瞻自昔到今幾於百年始克㣲新大備属某識其事以發揮先聖垂教

之大旨啓佑後學其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常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

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又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有過千

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絶學者門弟子欲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絶四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顔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動微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顔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為喜怒哀

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為之不厭之學朝散大夫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楊某記

樂平孚惠廟記

吾邑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趣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刻石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沃彥所書號止威惠

爵止公使觀者感焉不可謹按元符三年賜廟號孚惠
崇寧四年封廣利侯宣和三年封威惠公建炎三年封
威惠王四年加號善濟紹興二十一年加廣祐三十年
加忠烈廟本於信之貴溪自鳴山樂平實為旁邑邑民
詣其祠致禱者衆乃奉香火歸於縣治之西南二十里
亦有山焉高倚如屏洎水東至拱揖其下於是建祠不
忘其本宜亦曰自鳴山聲傳浸訛唯曰鳴山於戲神之
所以靈者以能弱冠起兵報不共戴天之仇追牛昌隱

至貴溪祠所殺之兵至之日風烈雲湧水泉騰躍山谷自鳴故遂以此名山自此祠而祀之神應無方威靈累著當旱霈澤感應如響變化飛擊蕩攘劘寇異迹陰功莫可殫述神何修而得此神心至孝痛切勇決寧死無生必殺昌隱不顧利害一心無他斯乃道心斯即天地之心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順用而無差順行而無為可以範圍天地可以發育萬物神之所自有也不可思也不可贊也

饒娥廟記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貫上下至一而無殊天以此健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照臨雷霆以此震動風雨以此散潤四時以此變通君以此尊臣以此畀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吾邑之鳴山神得此道故能殺牛𥌓隱報不共戴天之仇到於今廟食於世饒氏孝女得此道故能慟哭流血以出父屍蛟鼉黿魚浮死萬數此豈有他道哉孝而已矣孝人心之所自有此

心之靈於親則孝於兄則悌於君則忠於友則信於鄉則和於民則愛一以貫之無所不通故邑人祠娀而祝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某脫遷別祠而新之又聞於闕請奏於朝求錫命焉某忽叨曹學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於是乎書

二陸先生祠記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暗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

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古之人心

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溪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溪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棄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絶百非雖無思為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溪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静天性清明不染物欲甞親聞先生之言自謂

其為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愈明破學者之窟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塡萬說於胷中持萬說於胷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其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其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

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為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滋惑來者迺起敬起恭而書其畧紹熙四年六月九日門人具位楊某記

磬齋記

昔孔子擊磬於衛厥有大旨子既不言門人又莫之請荷蕢者妄致聾瞽之議當置勿論然則聖人之旨亦得而贊明之乎有宋學者四明楊某起敬起恭而為之言

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小子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慶元丙辰立秋日書於西嶼之竹房

永嘉郡治更堂亭名

郡守之東有堂焉名清心其心不安焉胡為乎不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云為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泛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

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不繫子曰之下其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其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虛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萬過朋然而至矣甚可畏也某懼學者此心未明又惑乎洗心正心之論某朝夕居乎清

心堂之中而不以為非是清心洗心正心之説果是也清心洗心正心之説行則為揠苗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矧古者堂室名不三字今更曰燕堂燕居之堂也又郡圃有堂名夢草夢草蓮社之所不納也今更曰詠春詠春孔子之所與也更企賢堂曰知樂堂前有水孔子曰知者樂水又曰水哉水哉孔子無説孟子為之説孔子豈特秘其説哉不可得而説也更燕衎堂曰艮光艮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如

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行止動静無非變化而未始不寂然是謂艮止是謂光明是堂憩止之所也亦由是而登也有行有止於是因明艮道光明動静一貫之妙瀕水小亭曰澄光即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永嘉郡學永堂記

皐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静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 如

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一日之永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

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永是謂月至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永是謂顔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逺復如雪入水泯然無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意說也某懼誤學者刬古者堂名不三字更名永堂

敬止

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曰敬止求說

先生曰敬止無說其當為之記明日授以此

文今附於此標敬書

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禹曰安女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熙敬止即不動孔子為之不厭豈未覺而為哉亦緝熈敬止知及之後觀過精微用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

嘗有動也子是知及又進於仁守兢兢欽哉

連理瑞記

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圭持蔬茥連理以示某曰後畦所産亦異哉某受而諦視駭而曰未之見也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茥瑞鬱葱造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籬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枝於是恪曰菰亦連理悔曰嘗見之誠異乎常果駢蔕

比實者未之見連實混然者其又省伯兄嘗擕其手徐
行東園視橘實其狀與悔之所見同其退而念吾家一
年而有連理之瑞四雖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
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啓佑後人深入潛化往
歲鄉里以潛藩蒙賚舉子蠢蠢詭冒所至而是而吾家
寂然二弟群姪勢便力可顧視之若無不惟不作於其
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為言而俗衰
風靡吾家遂為底柱其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至是而

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内而世莫知某每自言曰兄真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復卦之旨於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兄顧自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而兄安而行之猗與盛矣叔弟樸仲用改過之力於内而人未之知又其聞鍾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行仲孝友篤至訥於外而敏於中内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雍羣孫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數而其大較質而

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今茲嘉祥來集不可外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某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於竹房

深明閣記

漢司馬太史記董先生之言謂孔子之作春秋也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某又嘗觀孔子論國俗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而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

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大哉聖言孔子既因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筆之削之自謂深切著明不知學者謂夫深切著明者何道也學者深思力索為說汗牛充棟與夫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神氣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之大㫖果合矣乎有不合焉雖多亦奚以為然則何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教烏虖先聖既載諸春秋又啓明其道如右其為深切著明也滋甚何庸贅雖然亦尚有可言者出

則事公卿居處執事語默揖遜即四時風雨霜露也即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也慈溪主簿永嘉張直翁致其外舅沈仲一之意復以其書至曰熈豐間不立春秋學官士非新經不學當是時族曾王父彬老獨好春秋暨遊大學遂摹石經篆本以歸今藏家四世矣近作閣峴南嚴奉之於其上兵侍葉公名其閣曰深明蓋本先聖大訓仲一屬其書扁且為之記其深有味乎深切著明之旨不勝興敬而書且曰彬老之不從時學獨好春秋此

即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仲一作閣藏經葉公名閣直翁致其意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奚職是舉天下萬世之視聽言動心思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皆深切著明也顧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非思易曰何思是道坦而奚庸加思

知樂亭記

馮甥恭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為銘銘之曰知樂又從而釋之夫知者所以樂乎水者不可以言語解也惟其

不可以言語解故先聖亦惟曰樂水而已終莫能言其所以樂之之旨雖繼曰知者動又曰知者樂學者終患其未詳明夫水終日流動而未嘗思為知者之動如之斯妙不可言又不可知而無出乎日用無出乎忠信先聖曰主忠信忠信不詐妄而已矣初無他巧乃人之本丈人出入乎園流九十里黿鼉不能以居之中亦曰忠信而已孔子他日語子張以參前倚衡亦曰忠信篤敬忠信篤敬一致即不詐妄之心而不動不放逸是為

篤敬無他巧也烏虖至矣是中有千萬年無所終窮之樂

賢覺齋記

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即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不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衆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

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
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玉以告
此深中其心故以名黄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著庭記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其不
勝起敬而賛之曰大哉聖言著庭以屬辭比事為職辭

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生紛然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為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槩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絕學者門弟子欲盡記之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動乎意者必謂屬辭比事如此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如彼屬辭比事如此若之何而一易曰艮其背尚不知

其爲一而况於不一不知不識是謂帝則聖人曰中庸

庸常也明夫日用平常之心何思何慮虛明無體廣大

無際天地範圍於其中四時運行於其中風霆雨露雪

霜動散於其中萬物發育於其中辭生於其中事生於

其中屬而比之於其中如鏡中象雖紛擾參錯而未甞

動也不可以爲有也而亦不可以爲無也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春秋之大義在斯嘉定二年寎月朔請郎行秘

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某書

永嘉平陽陰均堤記

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衘哀興敬以請於州守楊某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畞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縣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吳邑深慮熟計建埭八十丈於陰均障海潮潴清流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時啓閉以防漲溢給資粮佐工費文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為社倉倣晦翁待制奏請賑貸平

陽十鄉細民不計闕遇饑歲併蠲其本君雅曁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闕令承訃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併專紀其事乞監四鄉同欲之請伸四鄉終身悲鬱之思某於是乎憪然為之書且記已上甲藁

時齋記

時者道之異名尭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寖逺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即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虚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即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過改即止無庸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

之曰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季和求齋名書時齋二字畀之

安止齋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奚獨舜心太甲本心亦靜止故伊尹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以意為之故

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融明澄一悪覩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先儒以大學為孔子之言意之爾士莊請書故書

節菴記

州曰饒縣曰樂平鄉曰懷義山曰金銀菴曰節居其菴者曰王甫其姓王其名珪今或字曰義民問其所以名菴之義曰叔南安名之其説曰竹有節不可改易霜莫能凌雪莫能凋欲王甫之守清節不移也屬某發揮其

義玉甫所自有自不可改奚俟其發揮然菴之左後有松焉山風入松蕭然有聲此足以發揮其義其南有陂流焉波流湍鳴泠泠其音足以發揮其義環菴皆茂林山禽鳴聲足以發揮其義斯義可聞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思玉甫之節如此某之節如此天地之節如此紹熙甲寅中春四明楊某記

和孺記

林自本具道馮表伯正之言曰昨獲某和孺二字以銘

其室今思世俗凡弟本和多因娣姒致不協伯正懼焉欲其啓諭以防未然之萌其不勝興敬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伯正皆有是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其無能復措其辭即兢兢無怠無荒而伯仲日用皆中庸之妙矣奚可贅忽又思或者往往以其言為過孔子曰中庸庸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夫

何疑陬月某敬書

憤樂記

誦先聖之言者滿天下領先聖之旨者有幾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有子

尚未知及而況於諸子乎唯顔子三月不違仁餘月至者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指子游禓裘特日至爾子使漆雕開仕以既覺寖寖仁守故使仕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言足以驗漆雕開知及又用力於仁曾晳於仁守太不及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勇於仁守也憤其猶有未精一歟其樂有不可容言之妙憤即樂不知老之將至無思無為匪作匪輟無始無終何止於三月不違而已比一二十年以來覺者滋衆踰百人矣吾道其

亨乎古未之見天乎子濬之覺非空見乃切於身俯勉

思先聖發憤之訓故書憤樂二字畀之

復禮齋記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孝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親敬於朋友自信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鄉黨自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於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鍼二

千載之膏肓發人心之所自有周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記亦曰著誠去僞深戒夫人徒狥其文為而不由中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以此明禮者斷斷乎人心所自有而非外取今敷叙此㫖既以發明汲古嚴君所自有之本禮又以發明汲古嚴君所以誨子及孫之所自有家君創一小齋名曰主一取程伊川云敬只是主一上起樓則名光風霽月取周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先生曰光風霽月字雖瀟灑不免逐物主一則未離乎意宜名以復禮汲古云願承復禮之教先生遂口授其㫖令汲古書之

安止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虛明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安焉者動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安非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安也曰用力於仁者安也安非思非為是謂真為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

而無間即安也堯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曾子濬信本止矣請書安止之旨故書（先生因論安女止三字汲古敬求其旨遂篆先生書其辭以賜汲古）

巋然記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子張尚未知及安知仁守而有仁者何樂乎山之問聖人不欲遽違其志曰巋然高至矣哉聖言至矣哉聖言誦孔子之言者不知幾萬萬其知及者有幾孔子欲言知者之所

樂不可得而言而指水又知學者未必達水之旨繼曰知者動孔子深知學者求道多求諸寂靜多差故曰知者動使人知日用應酬無非至妙知道始可言知不知道何足以言知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然而又曰仁者樂山何也孔子欲言仁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而指山孔子又欲明言山之指而曰靜夫知者所覺已無動靜之異而至此曰知動仁靜唯已覺已知及者知之未覺未知及尚不知知知者動又安知

仁者靜悟天下之至動實未嘗動而習氣久固雖得動中之妙尚有不能期守者雖顔子亦止三月不違三月之外不能無違靜者不動乎意而已非止於兀坐孔子於此言仁者何樂乎山而曰巋然高無意知可言子張雖罔覺而聖言足以開明萬世學者之道心子張又問孔子循循善誘敷陳啓諭覬子張之或覺而子張猶未領他日與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語及皜皜皜皜即不動乎意之旨不可

諸子曾子雖未盡樂山之旨亦庶幾矣時既拜領先生曰此亭在山恐人不知歸然之旨止謂高峯為奇故發明斯旨

默齋記季思請名其齋某名之曰默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旨者在孔門已甚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汩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比

日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妙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國有常典守令首謁社稷視壇壝紹熈三年春二月閏朔縣令楊某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牆財計匱乏雖弗克極其宏壯而不敢不敬之意於是乎在仲秋訖工杲仰惟國家崇敬社稷厥有大義至高

至深至神至明未有發揮其緼昭示今後其偶當其職任其事不敢遜乃起敬起恭從容秉筆而書曰夫社謂夫土之有神也稷謂夫百穀之生有神也其祀事則二其神道則一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惟神不形惟神不名天以是健行地以是發生人以是靈百穀草木以是成莫究厥始莫窮厥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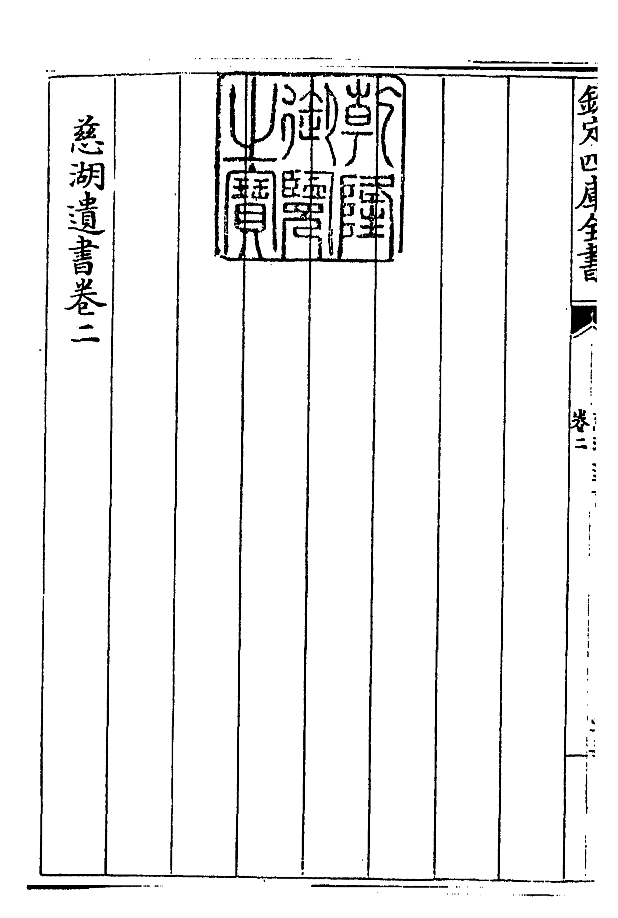
故夫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三才之所同也變化云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才之所同也曰隂曰陽舉不得而測三才之所同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心誠實無他本體清明本用神明剛健中正純粹精一乾元在斯坤元在斯有感有應無不通矣祀典修興神道著矣籩豆斯設奠薦斯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永堂記

臯陶曰愼厥身修思永永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充曰疇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予能順是者將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為幾也至舜授禹始曰道心臯陶曰永亦名夫永永悠久即所謂時而實無名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不通之心至於通乎意則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故曰人心嗚呼至矣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今月如此

他月不如此非永也今年如此他年不如此非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學者詎能片時常久而况於終日乎孔子曰日至謂終一日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曰月至謂終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顔子三月不違謂三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虚明無體無體則無際畔天地萬物盡在吾虚明無體之中變化萬

狀而吾虛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不自知也此虛明無體者動如此靜如此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死如此修身而不能永永如此非道也日至者已得此永矣特以未勤未熟故未精未一自舜禹大聖猶以精一相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是永始不可不思思其本無俟乎思而本無斷續者終也熟而純是謂純德孔明是謂精是謂一永亦强名 已上遺書



慈湖遺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毛杞

慈湖遺書卷三

宋　楊簡　撰

書

學者請書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某不勝喜樂不勝喜樂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廸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

其忽覺其心清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其知人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為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其謂忠信者與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吾庸常平直之心即道孔子

曰主忠信謂忠信即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已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説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僞謂之忠信忠信措吾軀是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此措非措此不敢無意露學者每熟静縱談惟心悟後實

大戴所記孔子忠信為大道之言益喜得聖言為證證平常實直之即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為靡不中節是謂大道微動意焉為悲為僻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即視聽言動即事親事君

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喜怒哀懼愛惡欲未始不妙
固自若也而實不離庸常聖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
深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我未有道吁吁

學者請書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者
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外不
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即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又有學
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

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為道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清明無際直心而發為事親為從兄為事長上為夫婦為朋友仕則事君臨民其愛人曰仁其處事得宜曰義其恭敬曰禮其不欺不妄曰忠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無所不通無所不妙孔子即不欺不妄而言之曰此即主本主本者乃道之異名非忠信之外復有道也離此不欺不妄實直之心而外求道者斯乃妄也先聖之言如此明白而學

者尚疑其有他焉學者自起意起疑自蔽其清也不起意起疑則日用常心神明清明無體無際原始不知其所始反終不知其所終其妙無窮先聖病學者率離此而求深故曰中庸庸常也言不可求諸髙深也又曰王道平平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無體無際畔不可測知故學者謂之髙深孔子又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無二心無二道孔子告人皆開明人之道心而學者率以忠信

為淺者大孤負聖人啓告之本㫖也今學者莫妙於無思無為其不詐不妄之時何思何為自旁者觀之但可以言變化神明而已如此發明可謂昭然了然而學者猶疑貳更起意求深入荆棘入坎窞吾末如之何也已

過庭書訓

世謂王逸少書為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日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予是時對曰鄉間有一富户為桃枝細器寸盈二十篾緣以小黑漆誠極精

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恥效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朴和平近於隸葢今之楷即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為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絶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

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栁病與歐同而又弱顔方正莊敬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虞栁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黙同之心其自晉以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亦黙同此黙同之心即道心顧知之者鮮女既知之矣其敬之戒之毋荒墜慶元二年中冬之十三日付恪

汪文子請書

文子界紙求書所欲言某思古學字為孶孶即今孝字

本音孝借音學于此見古者造字本旨以為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後世始加兩羽之習又加冖象學舍焉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然則晨省昏定出告反面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視食問衣燠寒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父母杖屨祇敬之無敢近扈匜非餕無敢用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不敢唾洟癢不敢搔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

也學者不知道往往求道於孝之外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以此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以此於夫婦則有禮以此與朋友交則信以此使下則惠一以貫之聞文子於事親之間有省焉敬之敬之兢兢孜孜毋忽

詹亨甫請書

論語謂孔子每每教學者忠信今學者當思其旨聖人豈姑以淺者教人哉曰主忠信謂忠信者主本也答樊

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答子張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所謂非於忠信之外復有其道也即是心而已矣是心之不欺罔謂之忠信是心之不放肆謂之敬不放肆之心即不欺罔之心乃庸常平正之心古先聖人深明此心之即道故曰中庸庸常也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王道平平初無高深幽遠孔子又謂是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嗚呼至哉茲所見者豈思慮之云乎忠信篤敬不欺罔不放

肆而已矣不假思慮而後能蕩蕩平平融融混混大禹謂之安女止非止之也人之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其恭敬曰禮其羞惡曰義其是是非非曰智其雖千變萬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省庸常正平之即道離心求外去道及遠殊可惜也千尤萬過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止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之至誠夫

忠信即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一字則是於平常誠實之外有又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猶未信百姓日用之即道子思賢者之言也孔子聖人之言也胡不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夫孝事親而已人往往不信其為天經地義惟自信本心之虛明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月四時吾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後自信吾之事親即天之經地之義吾之忠信即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

後信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即忠信恕即恕物先儒乃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是猶未信忠信寛恕之即道未信忠信寛恕自廣大通融故為是譬喻推廣之説嗚呼忠信之心無精粗無本末無内外無所不通但微起意即失之矣親家詹亨甫以象軸累紙命某書所欲書某謹書某日用進學之大畧願與同志者共講

絶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絶學者之病大畧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絶之毋者止絶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絶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

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虚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為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虚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

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為心二則為意直則為心支則為意通則事事有條理得已即已不得已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一一中節矣人心即道日用不知因物有遷至喪親而復始純一不雜

永嘉張直翁求居處恭發揮數語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夭夭邪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夭夭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日本國僧俊芿求書

日本俊芿律師請言于宋朝著庭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

無際量日用云為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

贈陳伯量

都昌陳伯量主平陽簿同寅幾兩周星從容話別次復求數語以行某深知忠信正直大戴記孔子之言忠信大道主簿亦已自信乎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

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蕩平庸學者往往牽起意求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忠信篤敬即道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

與張元度

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接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已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

何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舍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為未能無過某曰有過惡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為然矣告別復求書數語以歸某索之胷中實無說足以稱塞來意辭之不獲乃叙其略而又

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為淳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于寶蓮山官舍

贈毛誼夫

畫畫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脩潤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及之敬之敬之

書遺項吉甫

吉甫既有覺善養毋怠荒匪思匪為澄然有光是為用力 闕 非助長非忘

送子之官

闕 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女止而況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為畏甚不易得臯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此守非思慮言語所及可惜可惜敬之敬之兢業不兢業即禍福榮辱之樞機

贈錢誠甫

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毋或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改而止謂過即改止無復他求易曰變化云為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能也能以己復我本

有之禮禮非私意皆道心之變化已上甲藁

慈湖遺書卷三

慈湖遺書卷四

宋　楊簡　撰

祝文

謁宣聖文

具位楊某敢釋菜于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先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乃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即大道而不敢輕以語人

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觀戴德所記聖言以為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亦因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大惠布流四方益傳諸後茲分牧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自覺覺非外取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日用萬變自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聖如天之大惠言之不可盡質頌之不可盡者也敢告

尚饗

謁先聖文

祗惟蒼穹兩楹垂光萬世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昭明某覺此篤信此茲分牧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日用庸常即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氣自翳其光明當有覺者某内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敢告

先聖祝文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貫通在天為乾在地為坤在日月為明在四時為變通在萬物為生在某為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先聖之道在焉實廣實大實昭明實無所不包貫順而達之萬善畢隨支而離之百非斯集某敢不敬養敬保以敬事先聖寡過誠難況於某又況於為今之邑必有繆差惟明神惠相之

紹興府元日釋菜先聖

大哉一元洞貫三極在乾資始在坤資生在時為春在辰為寅在日為正月之吉在人心為仁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坐子以此立兄弟以此友夫婦以此別舉天地之間非此不能以生活一郡之政非此不能以行此某本心之所自有而先聖先得我心之所同某敢不夙夜勉勉守之以敬罔敢怠忽益謹其所自出以求全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先師兖國公

永惟人心之危可懼可畏一失其御瞬息千里先師從容終日如愚至于三月魯莫之違偶有過焉不及于貳偶有怒焉不至于遷此心微動不遠而復此後來學者之所以不可及而某中心之所依歸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惟恐内負此心上負先師

先師鄒國公

某少時讀公之書首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論口誦

心惟歎息玩樂謂他日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筮仕以來驚世變之不同嗟流弊之非一日欲盡革之而難於亟欲循循焉又於心中不安惟公英靈百世不泯何以惠相于我後學使此心無愧于古之人無愧于天地

祖象山先生辭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

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薄廨雙明閣之下某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為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

有之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臨照四時以是變通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遏絶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遏絶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遏絶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遏

絶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愚愈遠道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況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

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生之訃慟哭既絶而復續續而又絶絶而又復續不敢傷生徼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可支循循歷時荒政方殷今也略定氣血徹强矧閭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悲一奠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桎梏清明光大到于今日用云為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時今既襄奉既祥禫矣兹敢敬致三獻之禮于文安公曁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奠徐子宜辭

别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為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于寢門之外時疾作

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尚欲與子宜共講仁守之力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遣奠匪邇匪遠

奠高處約辭

同舍弟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楊某謹奉奠于故同舍兄處約高公運幹哀哀處約盛脟近在關外而自坤祖艮亦既數里初不知處約有疾作

近莫俄承訃于邑子念即奔赴而轎卒已散去度再集不可往返哀哀處約某與處約同齋舍又同州里某被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官于此納謁既晚嗣勤報訪自是一獲再奉周旋而處約遽至于此哀哀處約幽明判矣德性虛靈曩豈生今豈死一奠告哀斯哀至矣

祭孫元禮尊人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于故明仲孫君至契嗟我

明仲生長富春之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士絶少國家三歲舉士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内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焉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孚器其子弟從其教烝烝于善盛哉可謂難得矣而明仲純恪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闕至右以運用其左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頓異曩時及其為里正也公移方急嘗曰出入

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苦辛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某至于今猶識明仲斯言明仲方日進不已忽焉大化天地間失此賢哲誠可痛嗟千里寓誠此誠不隔明仲清明終不可殞滅當聞某此言尚饗

祭沈叔晦文

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故友人沈兄叔晦通判國録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為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思義起某

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于今未至于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

方習詼波頽不可起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薾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

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為由中而發當
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
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緦而從柩一
奠哭别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袁之屏文

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迹若不至甚洽而其心則甚親者
某與之屏之謂也吾人義以為質惟義之為親全體忠
信坦然而無藏蘊有如之屏海内幾人先聖明忠信之

為主本某亦深信質直之即道愛之屏之有此深敬深念曷物喻之何啻於已獲希世之寶所恨異邑不得朝夕從容相與周旋乎仁義道德之妙中道而往何去我之謂哉向如此今亦如此欲觀之屏之正體自之屏不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豈可以心而思耳而聽目而視

祭舒元英文

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功郎新邕州教授髙宗商謹致奠于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英不謂

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仲兄謂轉聞多失實尚須審問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于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

感動亹亹可觀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不可望哭東南于黒龍潭嗚呼元英必饗此奠

祭趙子欽辭

具銜四明楊某謹再拜遣致一奠之禮于故友人趙兄子欽節推之靈嗚呼念哉子欽天族賢行推高豈曰為異由道而行惟行乎庸衆所不能之中故人咸敬輿論崇褒一見之亟及易爻雖轉旋曲折乎陰陽九六之間

難疑問答徐而聽之而亦有所謂闕而非思行而無勞孔子沒道學不明雜説羣嗷千載而下又轉而為文辭之靡靡靡竊假絢飾可閔可嘆何啻乎盃坳有如子欽窺見執中之幾于陶唐氏之堯矧著之履踐異禮義之哨哨匪徒説之呶呶某既獲戾去國不得從子欽于閒暇之日奏朱絃疏越之音於寂寥忽曰子欽往矣哭幾於號道阻莫詣緘辭神交不可度思孰謂夫果有數百里之遥

奠呂子約辭

承議郎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于故友人呂兄子約寺丞

天地之間聲同者相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而後相知此有其故人性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禀異所教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心則同問學雖畧異大致則同所同謂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

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某之心某敬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緘辭寫衷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某同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

奠舒元質辭

承議郎楊某謹致于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

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斂衽而師之其賢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為已勝者裼裘之失言出祖而失禮速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皜皜之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他人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以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而已矣忠信人所自

有而自知其為主本者無幾元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游之士蒙被元質之啓佑聞亦有知元質者矣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為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衆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某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念以緝熈于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奠元質之心性某知之嗚呼元質

嗚呼元質已上甲藁

慈湖遺書卷四